

“马戏”道古

□汪志(甘肃张掖)

一谈起马戏,很多人都津津乐道,尤其是每年的春节,一些地方的马戏团在城乡到处巡回演出,热闹又精彩,但马戏是怎么来的,很多人却不知。其实,马戏是我国传统技艺之一,已有两千多年的悠久历史。西汉桓宽的《盐铁论》中,就有“马戏斗虎”的记载:“戏弄蒲人杂妇,百兽马戏斗虎。”这时期,马戏的技艺之一叫作“骗”,《汉书》注称为“戏马之术”。到唐宋时,马戏已相当流行。

相传,唐玄宗李隆基也在皇宫里训练了一批御马跳舞,节目丰富多彩,成为马戏团的雏形。唐玄宗为了把这些马装饰得花团锦簇,把大量织锦和珠宝玉器披裹在马上,并且特制很大的“床”,配以笙箫管笛,让马在“床”上按音乐节拍,震帔起舞,这便是杜甫说的“斗鸡初赐锦,舞马既登床”。唐玄宗还曾要当时名画家曹霸画下御马跳舞的种种姿态。后来,单纯地在“床”上让马跳舞,逐渐发展为人马共舞,即人骑在马上做各种表演。

安史之乱,唐玄宗李隆基西逃四川,皇宫马戏团的舞马,四散一空,流落各地,当时有个将军叫田承嗣,招兵买马进行平乱,有一些舞马也被买了进来,与战马混杂在一起。有一天,当这位田将军点兵响炮检阅,军乐齐奏时,那些混乱在战马中的舞马便闻声而乱。田将军以为是怪马在作祟,于出征不利,怒令马夫打马,结果这些舞马都被打死了。等到唐玄宗李隆基归来时,所剩舞马已为民间组社结团流传到各地演出。

到了宋代,马戏技艺更为成熟,表演技巧,精湛高超。在当时的东京汴梁(今河南开封)给皇帝表演马戏时,就有引马、立马、骗马、跳马、倒立、拖马、蹬里藏身、赶马等多种多样的马上功夫。

至清朝时,马戏已盛行于民间,大的成团,小的为班,闯江湖,跑马卖艺的比比皆是。清代的马戏,又有新的创造。咸丰皇帝每到正月十五日,都要观看马戏表演。此时,马戏表演者大显身手:“有一足立鞍蹬而驰者;有扳马鞍前行而并马驰者;有两人对面驰来各在马上互换者;有甲腾出乙窟马上戴甲于首而驰者,曲尽马上之奇。”后来又传到了英国和德国,在欧洲曾轰动一时。

晚清小说家曾朴在《孽海花》一书中,曾描写过走马卖艺的情况:“在两条绳上,串出种种把戏,有时疾走,有时缓行,有时似穿花蝴蝶,有时似倒挂鹦哥;一会竖蜻蜓,一会翻筋斗。一壁婀娜地走着,一壁噙着娇喉,靡曼地唱起来。”

延至今日,马戏不仅保留了许多传统节日,还发展了独站双马,马上倒立,马钻火圈,马下插旗等多种精彩的节目,并成为各种驯兽表演的统称。



北国风光 刘磊摄

悲喜交集时

□孟玉璞(河南平顶山)

年前,家里的燃气灶坏了,派来维修的人正好是那个行业有名的先进。50多岁的他,一张干净清爽略显憔悴的脸,说话语气平和语调平稳,一看就是那种纯粹简单、做事凭着本心的人,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种风风火火激情洋溢的劲头儿。他只是静静地做着手头的活儿,有板有眼按照规定程序进行,怕弄脏服务对象的地板,进门套上自带的鞋套,然后带上袖套,仔细地检查着维修的器具,处理完问题,再一点点进行密封检测,看有无任何跑漏,顺手把维修的器具用带来的抹布擦干净……动作娴熟,一气呵成,而他完全沉浸在自己劳动中,无任何张扬动作。

我被他的沉静吸引,禁不住多问了几句。他是个坦诚的人,承认刚开始的时候,他曾因一个高尚而光荣的称号激情澎湃过,内心也激动过、狂喜过。但是久了之后,却经常感受到自己像招牌一样,一举一动被别人用放大镜照着。渐渐地失去了那种作为平常人的自由,一种无形的压力压着他,让他喘不过气来。有一段时间,走家串户服务之后,至今还住在几十平方米房子里的他,看着家家户户,房子比他家宽敞明亮时,心里便生出一种悲凉。

他因此纠结了一段时间。但是,一到干活的时候,他照样全情投入,每每做成做好了,都会收到来自一个家庭最真诚的感谢,内心就会有一种踏实和欣喜涌出。一次次后,他渐渐释然了,又回到了最初干活时简单平静的状态。

他的一番话,让我想起了我们单位的那个已退休的劳模。退了休的他,还依然像上班一样正常作息。尤其是最近单位要突击完成一项重要任务,活赶得紧,人手更紧。每天单位里二三十口子人的

饭,只有一个人帮他打下手。等大家吃完饭,他还和大家一起上工地,干起活来不输年轻小伙。

前段时间,他一家人到泰国度假。头天夜里回来,第二天一大早就见他在单位的院子里挥着扫帚打扫卫生。我好奇地问他,怎么不休息一下就来干活儿?他说,一星期没干活,骨头都痒了,所以得赶快耍一耍,伸伸筋骨,让老胳膊老腿儿舒展舒展。我听了,心里涌起感动的同时,忍不住犯嘀咕:还有这样的人呀,把干活当锻炼当娱乐,把活干成了自己喜欢的事儿。劳动模范这个词不仅仅是他的一个荣誉,更是他的生命状态、他的修行。劳动真正成了他的生命需要,一种像吃饭睡觉一样最为基础的需要。

“突然退下来,在家也闲不住,一闲就生病,到工地上活动活动筋骨,倒健康了!尤其是那次腰伤发作,躺在床上吃饭都靠人端的时候,我那时就一个想法,只要让我站起来生活能够自理就行。现在,我没有成为废人,还能像常人一样跑来跑去,那真是莫大的幸福。”在他,这幸福的滋味,也许就叫悲喜交集。

两年前合作过的那个得过两个全国一等奖的年轻导演,拍起片来,专注得连吃饭睡觉都顾不上了。为了一个好镜头,可以多角度全方位拍摄,一遍又一遍走位,一遍又一遍拍摄,连被拍的工作人员都累得只想发疯,而他却扛着几十斤重的机器,一扛就是几个小时,还随时调整机位,蹲着,趴着,猫腰,爬高,下恶臭难闻的下水道,跳冰碴刺骨的山涧水……让陪同的人唏嘘不止,心疼不已。

一次闲聊,问他累不累,他说:“这算啥,你没下过井,下过井你就知道什么是累了。仅到井下采面,就要

坐10多分钟的行车,再步行一个多小时才能到达,然后在黑乎乎的到处是煤、弥漫着粉尘的井下干满8小时。这8小时可不是你能想象的,因为离岩层近,温度近40摄氏度,人进去就是一身汗,所以,在井下工作的很多人都脱得几乎只剩下内裤。干活累得狠的时候,就地在矿坑里休息……就这样,还要时刻提防着矿难。每个班上完,累得精疲力尽,还得再走1个多小时,坐上行车才能回到地面上。回到地面时那种幸福感也是你无法体会的。至今还记得十九岁的我第一天上班出井口时的感觉——当我看到湛蓝的天空,呼吸到新鲜的空气,看到自己真正站在地面上的时候,一种前所未有的幸福感涌出来——我活着出来了!这时候,井下的闷热、粉尘污浊,还有被埋于地下不见天日的恐惧感才真真切切地摆脱掉。那时候,你知道我是多么真诚地感谢地呀!”

“经过这些之后,再看一切的时候,什么苦呀,累呀都不算什么,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了。所以当我说差一点在井下丢了性命、受伤住院的时候,正好赶上矿上电视台招人,我立即在病床上投入了学习,我要不顾一切抓住这机会,虽然地面工那时候的工资只有四五百元,而我至今也不到2000元,收入是井下工的几分之一。但是我出来了,能够安全自如地在地面上生活工作,那种幸福感无法言说,所以我努力地学习拍摄技术,全情投入工作……”

听着他平静的叙述,我顿时明白了年纪轻轻的他为何能不顾一切如痴如醉工作,而我也渐渐平静了自己,用一颗平常心释然地面对生活中的一切遭际,再无任何虚浮。



518.焚笔毁砚

御史李应升上疏魏忠贤七十二项大罪,遭魏氏嫉恨。明熹宗天启六年(1626年)三月,李应升被东厂逮捕,死于严刑拷打。死前,李应升给儿子亲撰遗诗一首:“白云渺渺迷归梦,芳草凄凄泣路岐。寄语儿曹焚笔砚,好将犁铧听黄鹂(别读书求功名了,把笔砚烧了,回家种地吧)。”

519.炮决之始

崇祯十四年(1641年)九月,李自成武装包围汝宁城(今河南汝南县)。兵部右侍郎杨文岳率军抵抗。农民武装人多势众,架起云梯攻城,城破杨文岳被俘。杨文岳被押见李自成,杨氏骂声不绝。李自成大怒,“缚之城南三里铺,以大炮击之,洞穿胸骨而死”。这应该是最早的炮决。

520.皇后书读

明熹宗朱由校的皇后张氏知书达礼。天启六年(1626年)秋,皇上驾幸,看见皇后茶几上放着一卷书,问何书?皇后说:《赵高传》(暗喻魏忠贤和客氏乱政)。皇上沉默不语。次日魏忠贤听说此事,命卫士从皇后室内搜得此书,准备诬皇后企图谋立信王(皇上之弟朱由检即后来的崇祯皇帝)。顺天府府丞(北京市副市长)刘志选看魏忠贤眼色行事,出面弹劾皇后之父张国纪。好在明熹宗不久病故,接班的恰恰是皇弟朱由检!这一下,魏忠贤就倒了大霉了。

521.崇焕夸口

袁崇焕被杀的原因比较复杂。天启七年(1627年)七月,刚登上皇位的崇祯皇帝在皇宫接见负责辽东前线防务的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袁崇焕。皇上又是赐茶又是赐酒,“慰劳甚至”。皇上问:边关何时可定?袁氏夸口回答:臣请五年为陛下肃清边陲!当时清军势力强劲,袁崇焕一出皇宫就有朝臣问:五年之期,当有定算?袁氏回答:皇上如此心切,“故以五年慰圣心”。有大臣当时就预言,崇祯是个言出必行的人,如果袁崇焕五年规划落空,必将受到追究!

522.先斩后奏

袁崇焕杀毛文龙亦有理由。当时,驻守辽东前线的总兵官毛文龙请求增加军饷,号称所属部队为二十万人。崇祯二年(1629)五月,朝廷派国防部调研员(兵科给事中)王梦尹等去毛文龙驻地查人数,裁定为十万人。后又派登莱巡抚王廷试再次核验,确认为二万八千人。毛文龙大为不满。袁崇焕明知自己许诺皇上五年内结束与清兵的领土纷争不可能实现,于是开始与清朝谈判议和。偏偏毛文龙是主战派,为避免冲突影响和谈,崇祯二年(1629)六月,袁崇焕矫旨杀了毛文龙。朝廷早对毛文龙的骄横不满,崇祯皇帝对此事采取了默认的态度。(老白)